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醫界鏡 第七回 診關道遠投鎮江府 拜醫王大鬧海天村

卻說貝祖蔭進得京來，剛剛天下大雪，無暇去覓寓處，遂找到江蘇會館住下。住了幾日，聞得人說京裡的戲甲於各省，比上海還勝。那些小旦，稱呼相公。最闊的，就是王公大人，也與他往來，並起並坐的，若是人要通聲氣，覓門路，只要去巴結幾個紅相公，借他的聲氣，在那些闊老面前，吹噓吹噓，由你要做甚麼樣的勾當，就容易了。祖蔭得知這等情節，遂逐日到戲園子裡去看戲，那時正是十一月天氣，祖蔭穿一件鶴氅裘，戴一項紫貂帽，服飾甚麗。到了戲園，見那些小旦，也有斯斯文文的，也有伶伶俐俐的，也有討厭淘氣的，也有極標緻的，身上穿的衣裳，都極華美，有海龍爪的，有狐腿的，有水獺的，有染貂的，都是玉琢粉裝的腦袋，花嬌柳媚的神情。祖蔭看得眼花，遂揀了幾個有名的紅相公，每日看過了戲，便帶他出去吃館子。每一次，總賞了幾十弔，最紅的，又賞他好些東西，想要做個闊老，鬧些名氣出來。那些相公們，見祖蔭如此闊綽，倒也逢人即講，漸漸吹入那些闊老耳朵裡去，也有幾人與他來往，那祖蔭一張嘴又千伶百俐，滿面春風，專會鑽頭覓縫，善於泛應曲當，所以不到兩個月，也結識著好幾個闊少爺。祖蔭總把些銀錢好處，去巴結他，京城裡教做放線雀兒，拿幾百丈線放了出去，終究收得回來的。那幾個闊少，一個是潘大人的少爺，一個是翁大人的姪少爺，一個是徐大人的少爺，一個是廖大人的少爺，還有張少爺、陸少爺、孫少爺，一班的公子，祖蔭一一結交得很熟。而於直隸的成大人尤為知己。且祖蔭還有一樣的秘訣，與那一班大人闊少來往，凡那大人闊少的二爺，一般稱兄稱弟，閒時也請他看戲，吃館子，送東西。那些二爺們，得著他的便宜，在大人少爺面前，愈加說得貝老爺天上，地下無的，那多少好處，又說他是個名醫的兒子，醫道本領，如何高強，量氣如何宏大。

那些大人少爺們無一個不相信二爺的說話。有時也請祖蔭開幾張方子，他書法寫的是趙鬆雪體格，極其秀潤，文理也通順，藥方是自小曉得的，所以開出來的通套方子，倒也大家說好，橫豎那些大人先生也無一個是內行，賺得過他的。況且那紳宦家的毛病，也是不要緊的，只要在浮面上開幾味和和平平的他就歡喜吃了，倒也一傳十，十傳百，百傳千，一二年中，把祖蔭的醫名，鬧出來了。遂托吏部文選司張少爺捐了一個吏部員外郎，與那一班闊少，來往更加親近，且結交得更多。

不料仲英子四月內發了病，日日服藥，毫無功效，竟於四月底去世，文彬寫了一封急信進京，祖蔭接到了不免大哭一場，選匆匆忙忙的致信辭別各位大人先生，那各處送來的賻銀，湊起來也有千金，遂於五月中旬回南，到得家後，與文彬辦過喪葬，在家守制。一二年來，家道漸落，想欲以行醫為生涯，恰好在京所結識的京官，也有放外省，到江蘇來做的，祖蔭便寫信進京，托在京認識的官員致信與各處顯要，推薦他的醫道，遂到馬路上租了一所大房子，門上貼起貝氏醫室。初起生意，也是平常。忽一日，清兩個差官到來，這差官是哪裡來的？原來鎮江關道張觀察是翁大人的門生，也有六十上下年紀，素常有個痰喘毛病，不時要發，到底是上了年紀的人，經不起常常發病，這回子發了一陣。竟躺在牀上，不能起來。不但精神模糊，言語蹇澀，而且骨瘦如柴，遍體火熱。到得後來，竟致痰湧上來，喘聲如鋸，病了兩月，在鎮江城內城外，及丹陽、常州等處，只要稍稍有點名氣的醫生，通統請到，一個方子，總得三四個先生商量好了，方才服下。而且一帖藥，至少三四十塊洋錢起價，若是便宜了，那張太太一定要鬧著，說是「便宜的藥，那裡有好貨，這藥吃了是不中用的」。所以醫生開的方子，總是那吉林參、珍珠粉之類，吃下去，初則不知不覺，吃到後來肚子也脹了，痰聲也加多了，越吃越不像樣，及得到翁少爺薦來的信，說這貝祖蔭的本事，是當今少有的，現在上海行道，張太太得到這個消息，立刻打發兩個差官，拿了大人的名片，到上海去請，要多少銀子，就給他多少銀子。好在上海有來往的銀號，可以就近支取的。兩個差官，奉了太太的命，馬上動身，等到了上海，找到了祖蔭的公館，一看倒也絕好場面，上門看病的不見幾個，差官將名片投上，說明來歷，祖蔭見是鎮江關道來請，知是闊老薦來的，要裝點架子，說道：「啊喲，今天明天兩日外面已有許多人家早來請過，已答應他去看的，此事有些為難了。大約兩日以後。難以動身，須到後天方能應命。」那差官急要請去，說道：「先生總之一樣看病，先生在府上，每天有多少進金通統包算就是了。」祖前沉吟一回道：「論起我的門診出診呢，每日至少也有二百塊洋錢進門，況且出遠去看病，又與在家不同，如要包算，每日三百元，盤川在外。」差官一一遵命，祖蔭見差官已答應包洋，便滿面笑容的說道：「二位路上辛苦，請在舍下歇宿一宵，兄弟略備酒席，到晚間請二位小酌。」又說了差官許多好話，那差官便也歡喜的說道：「大人毛病，極為沉重，耽擱不起日子，請先生即速動身，先生的盛情，心領就是了，我等在輪船上，包了大餐間，一切供應都有，不必先生費心。」祖蔭道：「既如此，就收拾動身罷。」即帶了跟班，搬了行李，同差官上輪船去，在輪船一切供給，不必細述。

明日到得鎮江，已是黃昏時候，上岸坐轎進城，到關道衙門歇下，兩個差官，先進去稟過張太太，即請祖蔭在書房內歇下，當時就有一班幕賓，及幾個醫生，來與祖蔭敘談。祖蔭略為問過病情，即與諸幕賓及醫生們，暢談一切，利口善辯，巧言如簧，座中二十餘人，無一不照應週到，人人如意，個個歡心。及索現前醫諸方，亦都贊好，蓋祖蔭因自己本事平常，每到客邊地方去看病，從來不說本地醫生的一句壞話，所以看不好病亦並不招謗。當晚吃過夜飯，張太太即欲請進去診脈，這位太太急如星火，方才祖蔭一到，恨不得馬上就要請進，替丈夫看了，把藥灌下，就可以起死回生，不曉得祖蔭聽了幕友等說話，已知道這病有九成九不得好的，倘即刻開了方子，吃下去剛好出事，要壞我的名聲，不如且裝些架子，遷延一日，看看動靜，所以太太使人來請，只推托說輪船上吹了風，又是沒有好生睡覺，總得等我養養神，歇息一夜，到第二天再看。況且我們做名醫的，不是可以粗心浮氣的，等到將息過一天，斂氣凝神，然後可以診脈，如此開出方子來，才能有用。大家見他說得有理，也只好依他。無奈張觀察的病，越發不成樣子，看看只有出去的氣，沒有進來的氣，張太太急得要死，只得親自到書房內懇求，祖蔭無法，勉強答應去看，於是十幾個差官，打了十幾個燈籠，把祖蔭請到上房裡來，此時張太太見先生進來看病，他的心上賽如丈夫的救命星君來了，滿上房裡洋燈、保險燈、洋蠟燭、機器燈，點得燦亮。祖蔭走到牀前，只見病人躺在牀上，喉嚨裡只有痰出進抽的聲響，祖蔭將脈一按，覺得忽浮起來，一現，又然的去了，正是魚翔暇游之脈，痰喘症見到此脈，即在不做醫生的人也曉得不好了，就用黑錫丹等鎮納浮陽也是沒用的了。當下祖蔭診過，不肯開方。無如生病的人家，心不肯死，每每病到將死的時候，還癡心妄想他活，張太太苦求開方，也只得開了旋覆花、代赭石、厚樸花、五味子、磁石、龜板幾味平平的藥，聊以塞責。等到明日午刻，痰湧愈急，一口氣不得回來，即告辭了。

祖蔭算了包洋，自回上海，以後生意，也日做日大。祖蔭學問雖淺，人極靈敏，他見指南醫案葉天士每用菠萊、金針菜等不入本經的藥，他便想了許多出來，如養菜花、代代花、佛手花、厚樸花、梧桐花、玉蝴蝶、猴棗菇等不一而足，無論何等方子，總開了一二樣在內，人家見了，以為這等藥味又新鮮，又體面，吃下去又芳香，那些婦人家尤其中意，說是非名醫開不出的。所以不到二三年生意也就好看了。況且祖蔭前在京城裡，結識那一班官場，到江蘇來者不少，也替他揄揚。祖蔭又與申江最行時的報館主筆某君換了帖，結了弟兄，某君日日在報紙上作些長短論說，揚他的名，自然名氣愈覺變大起來。一回祖蔭向主筆某君道：「吾兄在報上替小弟昌言偉論，弟已銘感肺腑，吾兄可以再想些法子，使弟的聲名，洋溢乎中國否？」

某君沉思良久說道：「如稱君為名醫、良醫，則今日的醫生無論好歹皆自稱為名醫良醫，是與眾人相混，如稱君為神醫上醫則古之醫家已有此稱，是與古人相混，至於醫中之賢、醫中之杰，更不必說了，即稱為醫中之相如范希文所說，猶是落第二層，我想得人所歸往之謂王，做郎中的亦要使天下之人歸往，自然聲名洋溢乎中國了，則莫如稱為醫中之王，拜兄為今之醫王可好麼？」祖蔭聽得不禁手舞足蹈的說道：「如此名號，是縱橫三萬里，上下五千年，少有的了。」於是先將這些緣由，登在報紙上，擇手八月中秋佳節，假座海天村，拜貝祖蔭為醫王：務請各位紳商，屆日整肅衣冠，齊集海天村，特此預東。

事有湊巧，恰值上海名妓四大金剛中林黛玉與陸蘭芬兩人各要奪做花王，始而意氣相爭，繼而口舌相角，林黛玉罵陸蘭芬是搭

馬夫妍的，陸蘭芬罵林黛玉是與戲子妍的，口舌相角不已，幾乎要與娘子軍動干戈了。於是金小寶、張書玉、小如意、洪文蘭等恐二人口出惡言急鬧不歇，萬一鬧穿了被那些閻老知道，於花花世界上的進步大有關係，遂起了合群的思想，邀同許多鶯鶯燕燕、姊姊妹妹，又請了報館主筆某君，也擇於八月十五到海天村作一合群大會，聽憑公論判斷，誰為花王，誰為花相，免得私下爭奪，以傷和氣。到了十五日，某君做了兩邊的主人，先到海天村，喚堂信將三層樓、二層樓鋪設得整整齊齊，到了午刻，諸名花陸續到來，某君一齊引進，到二層樓上，坐定之後，只見林黛玉穿一件素淨湖色熟羅夾衫，如趙飛燕新浴蘭湯，但覺秋水為神，瓊花作骨，明眸善睐，皓齒流芳，嬉戲出自天然，嬌態皆生風趣；又見陸蘭芬穿一件雪紅窄袖西緞金繡衫，如楊玉妃初酣御酒，帶醉海棠的情形，但覺如蘭斯馨，如花解語，豔奪明霞，朗含仙露，有初日芙蓉之態，有曉風楊柳之神。某君向二人拱一拱手說道：「聞得你二人梅雪爭春未肯降，據我看起來梅須遜雪三分白，雪亦輸梅一段香，你二人可稱為瑜亮並生，實難軒輊，我想你二人所以曉曉不休者，不過各要爭一首座的位置，然牡丹為花王，蘭花也稱花王，究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，我想民族上的王，固為第一，科甲上的狀元亦為第一，我今品定黛玉為花王，蘭芬且向百花頭上開，拜為狀元，眾位花友以為如何？」大家齊贊妙極，二人亦各首肯。

不一會，通上海有名的翩翩少年，聯袂偕來，某君迎接上樓，當大眾將方才的話，申說一番，於是大家各整衣冠，拜林黛玉為花王，洪文蘭為花相，陸蘭芬為花狀元，金小寶為榜眼，張書玉為探花，小如意為傳臚。拜定之後，各名花亦齊向黛玉、蘭芬叩賀，然後或寫匾額，或作賀對，或作評詞，筆墨馨香，履舄交錯，真個是瑤島群仙，同朝金闕，瀛洲詞客，共詠霓裳。

月貌花膚，四座之衣冠楚楚，錦心繡口，九天之珠玉紛紛。如茲雅集，真算勝會。大家正在高興，只聽得門外三聲炮響，一路吹吹打打，前呼後擁，抬著一個五品服飾的醫王來，轎前轎後，扶護著七八個弟子，各人忙整衣冠，齊到樓下，迎接到三層樓上。祖蔭恭身與各位相見，說道：「蒙諸位盛情，推崇小弟，小弟如何當得起。」某君替眾人代表道：「現在醫界頹敗，那些醫生們純是守些舊聞，開些舊藥，吾兄慣用新藥，欲開醫道中的新世界，非王而誰？不必謙遜，請上座罷。」大家扶了祖蔭，到正中坐定。伶人作起細樂來，於是本門弟子先來拜祝，為首的青翰臣，舉杯跪下祝道：「拜醫王，正正堂堂，一代做個醫國主，千秋配享神農皇。」醫王接杯一飲而荊第二個浦少英，舉杯跪下祝道：「拜醫王，大本領，好排場，橫掃千人筆如刀，問甚麼劉李朱張。」醫王亦接杯飲過。第三個朱俊寶祝道：「拜醫王，銀是白，金是黃，日日財神來送寶，還他人情紙一張。」第四家鉉章祝道：「拜醫王，大富貴，亦壽康，當今夫誰與王敵，四海口碑名字香。」第五郭子英，祝道：「拜醫王，樂徜徉，只要拿舵把得穩，那怕風浪起災殃。」第六陳正銘祝道：「拜醫王，大開新方，靈山會上抬猴棗，蝴蝶雙飛夢一常」第七連捷三祝道：「拜醫王，名達上蒼，紫微宮中多疾病，上帝來召道巫陽。」八方聯名，舉杯跪下，眾弟子一齊跪下，同聲拜祝道：「拜醫王，謹上表章，弟子稽首復頓首，各各誠恐亦誠惶。」醫王一一接杯飲過，於是某君合眾人一齊稱觴拜祝，諸名花亦挨次上來拜過，然後按號分席而坐。堂信先獻上一套番菜，葡萄美酒，夜光名杯，大家輪流把盞，豁拳行令，真覺裙屐風流，觥籌交錯，人人暢，個個情歡。乃教各妓挨次唱戲，林黛玉先唱了空谷香上的一出《佛醫新戲》，祝頌醫王；金小寶唱一出獨佔；張書玉唱一出瑤台，覺得香心如訴，嬌韻欲流；洪文蘭唱關宛，是汪調，抑揚頓挫，感喟淋漓，加聽李三郎擊羯鼓，作漁陽三搥也；小如意唱《草橋關響》，遏行雲，聲震屋樑，李長勝、劉永春無以過之；末後陸蘭芬唱《驚夢》，此出是蘭芬擅長的，聽得他唱起來，就像夢回鶯囀，一字字聽去，聽到一聲「愛好自天然，良辰美景奈何天」等處，覺得一縷幽香，從蘭芬口中，搖漾出來，幽怨分明，心情畢露，真有天仙化人之妙。再聽下去，到一例一例裡神仙眷，甚良緣，把青春拋的遠，座中有幾個少年作客的，便覺字字打人心坎，渾如聽得一聲河滿子，幾乎雙淚欲落。於是大家齊聲贊道：「此曲只應天上有，人間能得幾回聞，即此收場罷。」時已月上三更，眾人也吃得玉山半頹了，遂各下樓，分別回家。正是：歸去定知還向月，夢來何處更為云。再看下回分解。